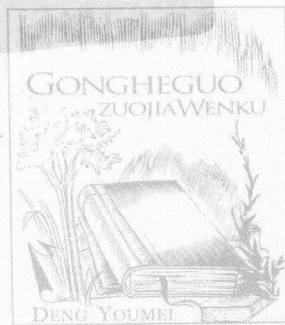


# 那五

邓友梅 著  
作家出版社





作家出版社  
邓友梅 著  
那五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五/邓友梅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8  
(共和国作家文库)  
ISBN 978 -7 -5063 -4901 -7

I.那… II.邓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5066 号

## 那 五

---

作 者: 邓友梅

责任编辑: 王 忻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 zuojia. net. cn

http://www. zuojia. net. cn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60 千

印张: 23. 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7 -5063 -4901 -7

定价: 25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## 目录

在悬崖上 /1

我们的军长 /29

话说陶然亭 /53

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/63

那五 /146

烟壶 /184

别了，濑户内海！ /266

附录一 邓友梅论 /348

附录二 邓友梅作品评论小辑 /368

## 在悬崖上

夏天的晚上，闷热得很，蚊子嗡嗡的。熄灯之后，谁也睡不着，就聊起天来。

大家轮流谈自己的恋爱生活。约好了，一定要坦白。

睡在最东面的，是设计院下来的一位技术员，是个挺善谈的人。轮到他说的时候，他却沉默了许久也不开始。

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催他。

终于，他叹了口气，说起来了。——

我和我爱人，是自由恋爱结婚的。

前年，我刚从大学毕业，到二工地上做技术员。头一天进工地，我就出了个娄子——坐火车没有要报销单据。我懊丧极了，心想会计员一定不肯给我报；就是给报，也要狠狠地批评我一顿。我噘着嘴进了会计室。

坐在办公桌后边的，是位挺端庄的姑娘，剪着发，身上浅蓝色的衬衣已经洗得发白了。她推了把椅子让我坐下。

“您怎么会忘记要报销单据呢？”她严肃地说，“这是国家的制度呀！”

我擦着汗说：“是的，我，我才从学校出来，还没这习惯……”

“唔！”她微笑着，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，我写个信您去车站补领一份吧。”

我把信接过来，走出门，她又喊住了我，赶出来说：“您头一天来也许还有许多事要办，您写个补领条，我替您办了好不好？”

我对她有了个极深的印象。

这时，我正申请入团。她担任团支书的职务，三天两头和我个别谈话。她长的挺秀气，笑起来很美。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支书帮助我，但我没想到会和她恋爱，我觉着她和我不一样的人，她要比我高些。

过了些天，她的历史我也知道了：她上学不多，初中毕业后，在家中闲住了一阵，解放后又上了一个时期会计学校，就出来工作。现在经过自修，已能看俄文的联共党史。在我来的那年春天入了党。我对她就又加上一层敬意。工地上的人也都很尊敬她。

不知怎么一来，我就爱上她了。我找一切机会接近她，星期天约她一块去玩，听到她大方地答应我，我是那么受宠若惊，似乎跟她走在一起，我的人格也高尚了许多。——她是青年们的领导人啊！

我提出要求来了。她沉思了一会，温柔地说：“再考虑一下吧，我比你大两三岁呢，这也许不大好。”

我急道：“你这么说不真伤害我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年龄有什么相干？”

从这以后，她对我更亲切了。不仅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，生活细节她也处处操心。我不会有计划地用钱，发薪的那两天，整天地又是吃又是买，一过十五号便连烟也没得抽。她要求替我管账，从此我不仅每月过得都很富裕，而且能按月积蓄一点钱。过去，我的袜子，手帕，一个月也不想洗一次。碰到星期天，要和她一道去玩了，就慌慌忙忙地去买新的来。她看见，便玩笑地说：“你以为穿上新袜子，别人就更喜欢你些么？”于是就让我把旧的拿出来帮我洗洗补补。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帮我做这些，人家会笑你吧！”她正色说：“这有什么可笑的！两人一起做点事不比在街上瞎逛有意思？”真的，同志们并不笑她，只说我“野马上了笼头了！”我听了，心中暗暗得意。

有好几次，她问我对她有什么意见，我实在说不出来，她就说：“你瞧，你总是不在政治上注意别人，对我还这样呢，对同志们又该

怎样？”我脸红着答应改过，可是总也改不过来。

这年秋天，我们结婚了。我主张买架有弹簧的双人床，她却道：“睡木板不一样？”我要买个美术化的大理石台灯，她却道：“买个普通的，看去还大方、美观。”我说：“结婚，一辈子只一次，钱不够可以借！”而她说：“结婚只是新生活的开始，以后日子还长呢！”

结婚后，我们感情很好。早上一起上班，下午一齐回家。我们很少坐车，总是一边散步，一边谈心。不知为什么谈话的资料总是那么丰富，平常的小事两人也谈得兴趣很浓。回家之后就一起学习，先是她读俄文，我读技术书。后来，她说要纠正我不爱读政治书的毛病，便把俄文移到早上去念，晚上叫我念政治书给她听。有时候我们两人也分开读，那时我就常常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到她脸上，端详着那一双黑黑的眉毛和稍显苍白的脸，越看越看不够，简直不敢相信她是自己的妻，要和自己共同生活到永久永久。她发觉我在看她，却不抬起头来，仍低着头看书。但脸渐渐地红了，嘴角露出微笑。我忍不住跳过去抱住她，用力吻着她说：“我什么都不需要了，剩下的就是工作，工作，好好地工作！”她笑着，倚着我闭上眼睛待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行了，该用功了，咱们规定好半小时休息一次，谁破坏了罚谁，要不然咱俩就要变成二流子了。”

后来，我调到设计院工作，两人每周只能见一次面。于是每个星期天都成了我们的节日，我们一起去参观展览会，看电影，跳舞。她买了只小炭炉，有时不想出去，我们就请朋友们来家吃饭。她会炒许多样菜，在冷天，还用玻璃瓶装了叫我带到机关去吃。不管做菜、洗衣服，我都当她的助手，虽然我一动手总是给她添许多额外的麻烦，她还是要我去帮助她。

我们经常地谈着自己一星期来的工作、思想等等。在这些谈话中，我渐渐认出了她的许多特点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质朴，或叫做“实事求是”。我是若不夸大事情的一些地方，就会连那事情本身也说不出。比如我设计完了一项图纸，总这样说：“嗨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完成了，真费劲！”她呢，却总是简单的一两句话：“我做完了月结算！”若不就再加上一句：“有个地方还要复核一下。”



我们也常谈到未来。有时我说：“等到下一、两个五年计划时，也许我能给我们自己设计一座最新式的住宅，这要有阳台、有浴室，有……”她却说：“咱们从下月起该节省些，存点钱，万一明年有个小宝宝，这房就住不开了。”她这种性格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。当我接受任务设计一幢办公楼时，不知怎么，我一向追求表面华丽的作风使自己感到可厌了！我竭力从实用和大气上着手。结果这套设计得到了表扬，在反形式主义学习时上级还叫我作了典型报告。在生活作风上，我也逐渐改变自己言过其实、锋芒毕露的毛病，同志们都说我踏实多了。在这种情形下我参加了青年团。

这时期，我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。我常想：只要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，一步步走下去，不断地提高自己，争取做一个好党员和红色专家还有什么难处呢？

没有料到，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，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，忘了路标的指示，走起弯路来了。

设计院来了一个才从艺术学院毕业的、作雕塑师的姑娘，叫加丽亚。她父亲是位音乐教授，母亲是个德国人，她北京话和柏林话都说得挺流利。她来时是秋天，穿着件浅灰色的裙子，米黄色的毛线衣，头发是棕色的，眼睛却是黑色的，眼睫毛很长。于是“加丽亚”三字就粘到小伙子们的嘴唇上了。开会的时候，这个给她搬椅子，那个给她递茶水。休息时，这个约她去散步，那个请她去打球。她一天到晚兴高采烈的，一会儿把她的快乐传染给这个，一会儿又传染给那个。我自然不会像那些单身汉似的去献殷勤，不过，说良心话，我也挺欣赏她的相貌和风度，很愿和她一起散散步，谈谈心。

中秋节，机关组织大家去游颐和园。加丽亚说她要去，许多小伙子也争先报了名。有人替她拿水果袋，有人给她在车上留座位。那天我爱人要参加她们工地上的集体活动，我只好一个人去，坐在车上，我冷眼看着那些小伙子发笑。

加丽亚上来了，假装没听见人家招呼她坐，却意外地竟走到我面前笑笑说：“劳驾，往里一点。”

我往里挪挪，从侧面看着她。她脸朝着前面，故意作出严肃的样子。车子过了西郊公园，猛然转了个弯，她撞到我身上了。重新坐好后，她向我点点头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我说：“您真客气！”

“对您不敢不客气，”她望着我笑道，“您总是那么严肃，好吓人哪！”

“唔？”我大声笑起来。

我俩热烈地谈起来了。我称赞她的衣服和身材，她不仅不害羞，反倒爽快地议论姑娘们的身材特点，以及应该如何打扮之类。我很喜欢她这种爽快劲，便也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，然后又谈到了大学生活，共同的兴趣……越谈越投机，下车时，我们俨然像朋友了。

“你船划得怎样？”她妩媚地看着我。

在学校里谁没受过姑娘的青睐？谁没有点在同辈青年中争胜的劲头，加丽亚似乎一下子又把我拖回到三年以前去了，我得意地看看那些用嫉妒眼光盯着我的小伙子，拉着加丽亚说：“走，咱买船票去。”

这以后，我和她成了要好的朋友，有好电影和音乐会，我们总是一道去。

有一次看《杜勃罗夫斯基》。回来的路上，她说：“这两演员真漂亮啊！”

我说：“两人很相称！”

“人家是有意识这样选的，”她正经地说，“爱情，除了性格、志趣之外，还应该是美的结合，两个人都漂亮，不仅自己幸福，对旁观的人也是幸福的……”正说着，对面走过一对男女来，男的有二十七八岁，很年轻、精神。女的在笑着，脸上堆了几条皱纹，看来要比男的大四五岁。她立刻用肘子一碰我说：“喏，你瞧，也许他俩感情还不错，可是叫别人看起来总有不愉快之感，不能不算遗憾吧？”

我看看那两人的背影，先还挺高兴，以为加丽亚在暗示我俩“很相称”，接着，我想起我妻子来了。“她比我大两岁，也没加丽亚这么‘帅’，要叫加丽亚看见我俩一起走，她会怎样评论呢？”不由得有些扫兴。

正巧，这个星期六我们机关有舞会，我把爱人约来了。我们坐在大厅角上，觉着背后有人嘁嘁喳喳地连笑带议论，回头一看，正是加丽亚。她见我看她，便索性大声道：“我正议论你呢！”甩甩头发，走过来向我眈眈眼说：“可以介绍一下吗？”

我红着脸，把爱人介绍给她。天晓得，在加丽亚面前我爱人怎么显得那么呆板，没有风度和苍白。我真后悔，不该把她带到这里来现眼。以后乐曲再响的时候，我就请加丽亚跳，请别的同志跳，加丽亚问我：“你让她一人坐在那儿她不会生气么？”我说：“她并不太喜欢跳舞，也不太会跳！”然而，当我跳完一个华尔兹回到妻的身旁时，妻却很不高兴地说：“我想回家了，你一人留下来跳吧！”我忙说：“为什么？还早呢！”她说：“我累了！”我只好耐着性子陪她回去。路上我们一直沉默着，快到家门口了，我装作玩笑的口吻问她：“是不是我净和别人跳，你生气了？”她说：“干吗要拉我去作展品呢？我在家看点书不更好？”我说：“人家要认识你也没有什么恶意！我请别人跳也是礼貌。”她说：“我见不得那种轻浮相。我尊敬别人，也希望别人尊重我！”

到家之后，我们默默地坐了一阵就睡了。躺在床上，我忽然想道：如果我身边躺的不是她，而是加丽亚，这些不愉快不就没有了么？

是啊，假如妻也有加丽亚的相貌、风度、趣味，那我该多幸福啊？

为了避免惹闲气，我一连几个星期都没参加舞会。

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，加丽亚进来了，对我笑道：“女主人管教得真严，舞会上都见不着你的面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自己不愿意跳！”

“说这么好听干嘛？”她努努嘴，“出名的舞蹈能手！不过身不由己罢了！”

我有点挂不住火，说：“这么说，我今天就跳一晚上给你看！”

“回去挨骂可没有人同情啊！”她笑笑，又说道，“今晚上有联欢晚会，说要选几个跳得好的起示范作用，你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好，我俩算一对！决定了！”

她笑着推我：“那还不快打电话请假！”

我急道：“向谁请假？我是自由的！”

话虽这么说，我可确实担心妻在家里着急。只是不好意思去打电话。

许久没进舞厅，一听乐声，一见那灯光，我立刻兴奋起来，把别的事全放在脑后了。

加丽亚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。音乐一响，我俩就旋风似的转过了整个大厅，人们那赞赏的眼光紧追着我俩闪来闪去。加丽亚得意地说：“我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，跳舞本身是愉快的，被人欣赏也是愉快的。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姑娘虽然爱在人前装得神圣不可侵犯，可是心里还是愿意被人欣赏！”我笑道：“小伙子们又何尝不如此？”她说：“你也这样？”我笑道：“可惜我不漂亮，引不起人们的欣赏！”她笑道：“别客气，我还是头一个欣赏你的！”我们边跳边说笑，总是撞着别人。她耸耸肩说：“不管他，我快乐的时候，根本不考虑周围还有别人存在！”我说：“也不考虑你自己是否存在吧？”

“对极了，这才叫忘我！”转了一转，她又笑道，“我能忘我，你就不能！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忘了自己，可有个人没有忘你！”

本来我已忘了家中的事，她这一提，我的兴致立刻减了不少，便说：“咱们不谈别人好不好？”

正在这时，门口有人喊我的名字道：“电话，您爱人找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她推开我，笑道，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啊……”

我气冲冲地跑出来，到传达室一把抓起电话来大声吼道：“我马上回去！”

说完，电话里没有人回答，我奇怪了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，你走了么？”

里边干咳一声，低声说：“我是问你回来吃饭不，省得我等，又没催你回来……”

我听到她那委屈的声调，再没心思跳舞了，真觉着自己失去了自由。走到大厅去向加丽亚告别，她正和一个穿蓝西装的年轻人跳舞，脸上仍然洋溢着快乐，而且还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。经过我面前时，

她只轻轻地点了一下头。我赌气一句话也没说，便走回家去。

我爱人正在桌前坐着，桌上放着冷了的饭菜，见我进来，她把头一扭。

我说：“怪不得人们说女同志小气，我就回来得晚一些，也不致这样啊！”

“我对你说什么了，你拿起电话就发凶？”她生气地说，“我妨碍你什么了么？”

我听她话里有话，急道：“好，好，你别说这些，以后不离开你一步就是了！”

“我并没这样要求你！”她喊了一声，又赶紧住了嘴。两只眼睛阴凄凄地望望我，小声说：“真可怕，星期六你也不愿回家来了，我们也开始吵嘴了……”

“不要胡思乱想，”我说，“夫妻吵嘴是难免的。”

“唉，既吵开了头，谁又保险不会永远吵下去？”

这阵风暴过去，她睡了。我躺在床上又想起了舞会，想起了加丽亚，想起了大街上和舞会上人们投过来的羡慕的眼光。于是，我不得看了一眼我们的结婚照片，第一次发现我们的年龄差别是这样明显。我有些害怕地想道：“我结婚得太匆促了点吧……”

她翻了个身，醒了。见我还开着灯，问道：“怎么还不睡？生气了？”我摇摇头。

“别生气，也许我们还不善于处理生活问题……不过，你不该连个电话也不给我，”她吻着我，“你知道我站在门口等了多久啊，菜凉了，我去热，热好了，你还不回来……”

“是我不好。”我抚摸着她的头发说，心里却又想起了加丽亚，我觉得自己虚伪得可怕，但又制止不住自己。

加丽亚初来时所引起的骚动，平静下去了不少。许多围绕着她的青年也自动散开了。而且人们提到她的名字时，越来越多地由赞赏变成责难。说她“轻浮，在感情上打游击”。我想，男孩子们追求一个姑娘落了空，总难免说吃不到嘴的葡萄是酸的，所以我不仅不因此改变对她的看法，反倒有些替她抱不平。看得出，她也隐隐有些苦闷，

于是和我接近得更密切了。每天晚饭后我们都到什刹海边去散步，或去溜冰。她脑子里随时都能出现奇异的幻想。看到冰，便想到将来有一天马路上的人行道会全用冰铺起来，行人全穿着冰刀。她说：“那时咱俩在星期天就可以散步到天津去。”看到水，她又想到将来她要盖一间双层玻璃的雕塑室，玻璃之间灌满了水。我就说：“将来我为自己设计住宅时，一定为你预备一间这样的水晶宫，把你像金鱼一样的养在里边。”说完，我偷察她的脸色，她并没生气，倒说：“你真是个知音，我要有你这样一个哥哥该多好！”我说：“好，你就做我的妹妹吧。”从这以后，单我俩在一起时，我们就兄妹相称。

有一次我们在什刹海边散步，她手里拈着枝梅花，一边往头上簪一边哼着：“啊，姑娘啊——”唱到半句，忽然停下来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姑娘，这两字多响亮啊，像黄金一样，我一辈子也不让它离开我。”

我笑道：“照这样说，一结婚，黄金就贬值了！那，你是永远也不结婚的了？”

“也不一定，”她笑起来，“也许将来有个人能使我不得不用这黄金似的名字去换他的爱情——谁知道这个人在哪里呢？”

我心里发起热来，以为她在暗示我。

冬天，加丽亚总是戴一顶灰色的哥萨克式羊皮帽。我很喜欢这样的皮帽，曾问过帽店，说是要一个月才有，我就等着。妻见我这么冷的天还光着头，便买了顶长毛绒的给我，说：“你也不要太节省了，条件允许也该注意一下仪表。”

戴上绒帽的第二天，加丽亚跑来找我：“你不是喜欢我的皮帽么？店里有了，咱去买吧。”我毫不犹豫地和她一起走了出去。半路上，我觉得这样办有点不妥，踌躇说：“等一等，也许我钱不够——”

“我送给你，”加丽亚痛快地说，“全机关就我这一顶未免太孤单了，它要有伙伴。”

她真的不准我付钱，送了一顶给我，并且当着许多店员和顾客的面给我试过来试过去，一边端详着我，一边拍手说：“帅，帅，我要给你塑个半身像，戴这帽子的。”她不顾旁边人的窃笑，也不管我脸红。

我一时大意，星期六晚上戴着皮帽回家了，妻一见便吃惊地问：

“你买的?”

我脸一红，支吾道：“不买还有人送?”

“我不是才给你买了新帽子?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根本不把我买的東西放在眼里，”她不高興地說，“我真傻，還以為不買帽子是為了省錢呢！原來人家沒找到合適的，哼，越打扮越好看了！”

“她就不懂什麼叫美！”我想，“加麗亞就不是這樣！這就是藝術修養啊……”

“你為什麼發愣？”她睜大眼睛問，“生氣了？唉，你想想你這是浪費不是？一個人的好壞不在他的打扮上，在靈魂里！”

“你瞧，勸我買帽子是你，反過來說我也是你！”為了不使她疑心，我又說了幾句笑話，便幫她一起布置飯桌。吃過飯，我倚在床上休息，不知不覺地又想念起加麗亞來。我在腦海里重演著我們在一起玩的情景，回憶每一句似乎有意又似乎無意的話，不知過了多久，漸漸地我感到有什麼不正常的气息了，為什麼這樣靜呢？我找尋妻，她頭伏在桌上，肩膀一聳一聳的。

我意識到她在哭，心裡煩躁起來，走到她身邊問：“我又沒惹你，無緣無故哭什麼？”

她不說話。

“到底怎麼了呀！”我急道，“有什麼話不能說？是不是見我買了頂帽子心疼？”

“你有心事，回家來就自己出神，理都不理我！”

“哎呀，我工作一天累了，你又不是小孩，要人回來哄你！”

她又放聲哭起來，嗚嗚咽咽地說：“咱們誰也不是小孩子，夫妻之間應該怎樣生活也都懂得的！這樣冷冰冰的總該有個原因！”

我急道：“你不要亂扯好不好？”

“誰也不瞞，星期六也不願回來，打電話一找就發脾氣，……你根本忘記了還有我這樣一個人存在！”

我竭力強詞奪理地分辯，可是連我自己也感到了笑聲和話聲中的

虚伪调子。她的眼睛里，从此增加了忧郁和怀疑的影子，我的脾气也更暴躁了。似乎一切都变了个样，以前回家去，老远见到她在门口等我，心中感到无限幸福，现在一见她在门口等我，心中立刻发起怒来，“哼，一刻都不放松我，在这儿盯着呢！”进屋之后，她催我吃饭，我就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叫我喘喘气好不好？”她看我一眼，便赌气坐在床上不响了。过了许久，她又问我：“咱们有什么问题当面揭开谈好不好，不要这样折磨别人！”我当然不能揭开谈，只好说她：“你就是小气，别人随便说几句话你都胡想，这样子别人怎么跟你相处呢？”

她冷冷地笑一笑说：“随你怎么说吧，不过我愿对你进两句忠告，往错误路上走的人，开始总是并不太自觉的，而且开头都是从极小的细节上开始……”

我气道：“你就是真理，谁对你不好谁就是往错误的路上走，多高明的逻辑呀！”

就这样，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吵架！只要一听到她来电话，我心中立刻像坠了块铅，一听说她星期六不能回家，我就浑身感到轻松。

回家，成了我最大的痛苦。

和爱人的关系越坏，对加丽亚的感情也越浓。对加丽亚的感情越浓，也和爱人的关系越坏。到底哪是因，哪是果，我已不甚了了。

只有一点是明白的：每当我看到加丽亚的可爱处，便暗暗去和妻的讨厌处相比。甚至把妻引我讨厌的行为试放在加丽亚身上，那时就觉得这些行为也是可爱的。于是，我想象中的加丽亚就比现实的加丽亚更可爱、更完美。而想象中的妻，却比现实中的妻更难相处。

我不能否认妻在品质上、在思想上那些值得尊敬的地方，我觉得这对一个革命同志来说是重要的，但不一定适合做我的爱人！既这样，何不换个人？

我作离婚的打算了。

我下了多少次决心，但一到对着妻的面时我就张不开嘴了。我知道她爱我，我提出离婚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，我不忍说出口。我绞尽了脑汁想找一个既不使她痛苦又能达到离婚目的的办法。我找机会说



些别人离婚的故事，称赞那些人做得干脆。又偷偷地把两人的衣服分开箱子，暗示她。我已下决心要离开她，但天晓得，当她真的懂得了我的用意，脸色变得那么悲哀和可怕时，我又慌了，又拼命安慰她，不叫她多心，说我这一切行动全是无意的。结果问题没有解决，我们之间更紧张，更痛苦了，我连夜地失眠，她明显地瘦了下去。我痛骂自己这种倒楣的“善良”，却又下不了狠心。

在机关里，我的日子也很难熬。人们已经在说我和加丽亚的闲话了，他们甚至当着我的面说加丽亚是个道德堕落的人，说她是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，有人半玩笑半正经地说我“昏了头”，但我又怎么能放弃和加丽亚接近呢？她是那么不稳定，今天给这个画油画像，明天和那个合作漫画，最喜欢和她跳舞的那个穿蓝西装的人（现在穿“皮猴”了，也是蓝色的）仍死追着她，我若把她失掉了，岂不是两头落空吗？

团里注意上这件事了，小组会上大家正式给我提出意见。支书也找我谈话，并且明示我这样下去将为团的纪律不允许。我不能不收敛一些了。可是加丽亚呢，这个冤家一点都不体谅我。有一次，她当着许多人的面约我陪她去买东西，我含糊了一句，她立刻一甩头走走了。我追上去解释，她说：“你不去别人会陪我去，没什么！”我说：“咱们感情好，何必当着人面表现出来……”

“我跟你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事？我就不怕别人诬蔑我，你怕受连累不要接近我好了！”

“加丽亚，你冤枉人心……”

她见我真急了，反倒扑哧一笑说：“光知道注意别人的反应，就不知道注意一下自己的脖子么？瞧，围巾都破了，不能换一条吗？”我苦笑道：“哪里顾得上！”她说：“自己都不爱美，还说欣赏旁人呢？”她把自己一条驼色的解下来围在我脖子上。围巾上带着她的体温和芳香，使我发醉。

但，到底还是痛苦多。我真不知道一个人的脑子竟会乱到那样的程度，我总想把自己的心事整理出个头绪来，却怎样也整理不出来。

组织上交给我设计一个医院的任务。我高兴极了，以为这下精神